

名家新作

春消息(五首)

李少君

一花一洞天

鸟只为天空代言
一只鸟,就拥有整个天空

巨鲸是大海的代言
巨鲸出动,所有的波浪都为它喧哗

我就为海南岛代言吧
我熟谙此地的一草一木
探亲访友,一花一洞天

诗人啊,你要为人类和世界代言
暮色苍茫,你就是苍茫的见证者
春光乍现,你捕捉第一缕春光

故宫

故宫柳色新
对于古老的故宫
我也是一个新人

春色,正从那一小截柳枝侧漏
随之飘下的,是春风,还有花絮
被遣散的,是寒意,是过往宫廷旧事

青团

水面灯影幽暗,桨声中
一星如豆,挂在树梢
游子总是寒夜才能回到家中

堂屋,餐桌上的一盘青团
既是食物,又是温馨的慰藉
添上一杯青柴炭,就是母爱本身

又是清明

清晨,窗外鸟鸣似亲人
不是从山间寻到这里吧?
春风一阵一阵地吹拂
这莫名的感伤一阵一阵袭来

霓虹夜,处处有神奇的相逢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彼此热切招呼,似乎都熟悉
或许因为都生活在前世今生里吧

消息

寂寥逐渐扩张的时候
鸟雀趁机占据了那个领地
不多的几棵树,构成一个林子
鸟雀嘈杂,显出更深的安静
这一切,恰合我的心意

我在芭蕉下摆一张木茶几
放两三套小凳,也备了好茶
听说你渡海要来看我
给抑郁已久的心灵放一个假
海上风平浪静,正可启航

鸟飞上飞下,松鼠蹦跳其中
绿植花草环绕,一切相安无事
我稍有些疲累,春光里小憩
你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
我安顿好了所有,准备就绪

倏忽间,气温飙升到了三十摄氏度。生怕春天匆匆离去,临时起意,走近你——夹河。

我守着几年不变的约定,每年紫云英盛开时便来看你,一年又一年。在你最美的时刻,拥抱你曼妙的身姿,抚摸你粉嫩的肌肤,呼吸着你的芬芳。湘江用绵绵细浪,捎去我对不远处浩浩洞府的深情,一半是希冀,一半是畅达,以一颗朝圣者的心,走进春天的深处。

夹河,你静静地躺在湘江东岸,顾名思义,在湘江大堤内侧,用第二道堤防挽起约800亩水面,你像慈母一般,护佑着苏蓼园。丰饶的苏蓼园坐落在长沙最北端,相传因长满紫苏和蓼草而得名,这是一片铺展着紫色、红色、绿色还有白色的土地。

夹河,你的河床并不平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洼地水凼。春夏丰水季节,夹河一片汪洋,和湘江外河碧浪相映、涛声相闻。秋冬季节,湘江枯水期,夹河显山露水,天地轮回、岁月沧桑、人世代谢,时光梦里,仿佛都在河底的沟壑起伏之中呈现。条带状的主河道自

编者按

春天,属于色彩,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种色彩的背后,都有它独有的故事。春天,属于小动物们。燕子归来,穿越杨柳,穿越整个严寒;小鸭子们嬉游在春水里,荡漾起一池又一池的涟漪。春天,属于那些勤劳的人们,他们在春天的田野里耕耘,播种希望,播种未来。我们特别组织《春之声》这一期专版,向春天致敬。

耕耘春风里

朱丽宏



春耕途中。

通讯员 摄

一场透雨后,日头照个三两日,地皮儿就紧缩发皱,像绷起一层膜。春耕的时机到了。

小时候春耕点种时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生娃都放了春播假,吱吱哇哇一片欢腾。

水浇田里的麦苗,都支棱起了绿色的耳朵;山坡地呢,正眼巴巴等着耕犁、施肥、播种。我们家山坡地12块,其中包括黑石沟“屁墩儿”大的一块地。种瓜点豆,撒棉籽,再小的地块,爹都舍不得扔掉。

春耕前,爹做好了一切准备。修犁补耙,每天拿花籽喂小黑驴,让那家伙士气大振,老在圈里“得得得”敲它的前蹄。接下来的几天,小黑驴果然不负众望,拉犁把拉耖,兼带拉驴车。驴车驮着我们,南征北战,辗转东西。我们在田里学耕、学耙,频频点豆,忙种瓜……人生的课堂如此广阔,沾染着节令的温润。

我怀念驴车上晃悠悠的感觉,身旁是沉默的犁耖把耖、种子布袋,叽叽喳喳的我们几乎翻遍了天。毛驴在前,头一低一低,“得得得得”走着,蹄音清脆。若碰见同类,它把头一昂,“鸣——昂——鸣——昂”叫几声,像朋友打招呼。

爹心疼黑驴,舍不得坐车,后来,干脆把耖也扛上。一路上坡,到达野鹤岭山脚时,霞光染红了沟里的白杨树尖儿。卸了驴,有扛耖的,有背耙的,有挑筐儿的,有牵驴的,走路尚不稳当的小弟,也搬了盛种子的葫芦瓢,一家人造逼上了岭头。

拉犁把拉耖等最重的力气活儿,要靠小黑驴。它再怎么累,眼神总是水样清澈,没半点委屈。至多,回到场院时,一矮身儿下去,舒舒服服地打几个滚儿,弄得尘土四起。

毛驴前行,得有人牵着笼套,傍着驴头,给它引路,我们把这个活计叫做“傍耖”。一般我们家傍耖的人,总是我娘。她走在翻耕喧腾的土里,两脚一插一插,像跋涉在沙漠里;爹呢,在后扶犁,用劲儿下压,使犁铧像刀一样深深吃进土层。

随着豆蔓和草根被犁铧切断的清脆声,一绺绺湿润的泥土,翻涌在犁铧一侧,像一朵朵浪花。漫开的泥土味儿,有一股幽幽的潮润之气,清清的、湿湿的。说不上好闻,也不难闻。土腥气被太阳照着,像照着看不见的绸纱,丝丝缕缕,柔柔软软。

渐渐地,就听见人和牲口的呼吸都粗起来,呼哧呼哧,都出了汗。我稍大点,就替我娘傍耖。第一次上,黑驴欺我小,一仰脑袋把我撂了个屁墩儿。我多用鞭子,啪地抽了它一下,它的傲气才稍稍平复了些。等我牵它时,它仍不配合,斜睨着白眼,蹄子往旁边迈,地垄沟被犁得七扭八歪。爹又是一顿训斥,娘也跑上来,好言好语跟它商量。黑驴这才埋头哼哧哼哧往前走。

土地一绺绺划开,又一绺绺弥合。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粪肥均匀地入了土层,松软代替了坚硬,肥沃置

换了贫瘠。犁后的土地,像一片温柔的草场,你就是在里面翻筋斗、打滚儿,也绝不会有一片坚硬硌疼你。

犁铧到不了的边角,爹挥着耖头,一撇一撇,猛力刨松,再拿铁耙子耙平。最后一小片收拾平整细腻了,他把耖头狠命往土里一刨,直起腰,长长舒一口气。

然后,从兜里摸出旱烟叶子,练习册废纸,麻溜卷成一个喇叭筒烟卷,唾沫沾湿了边沿,粘住,点燃,“嘶”地一吸一呼,无比陶醉。

他带着一团烟气,沿地边东西走走,南北行行,好似丈量着土地,盘算着收成。他弯腰抓起一把泥土,在手里捏成团儿,揉成末儿,又扬在风里。他的脸上,浮现出粲然的微笑。

有几个人从地边经过,立在那,凝望一阵,感叹:“老米,看你把这地拾掇得!赛过女人的绣花布了!”

爹答:“山地,地力薄,得养哩!”“这地拾掇得,啧啧!定是啥啥长啥!要是种花生,明年我家老三办事儿,借你家花生榨油啊!”

爹答:“没说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欢笑。

等人们走过,我爹跟坐在地头的娘说:这地,种花生,榨油,够我们吃一年了;种红薯,还得另打一眼窖。人诚,地不虛。来来来,我们把把油,给它种上。

过晌午,很累了,弟弟在地头已经睡得像小狗。然而,我们还是在爹的带领下,努力完成了这一亩多地的春播。

在河之洲

王宏

有一种沉稳,不随季节变化而易轻袒露心迹。零散分布的沟沟壑壑之中,藏着秋波,含着暗语,蓄着深沉。而那或大或小、或起伏的河洲滩涂,大部分铺着小草,一块块让人心生怜爱,心平温馨,更何况又是一年春草绿。这些年,当地睿智的治事者,冬季在你的沃野撒下紫云英种子,深春季节,便有了乱红飞过秋千去。

惆怅渐长的当儿,紫云英披着灿烂的阳光,迎着呢喃燕语,给人们送来满目繁花、一地芳香,惊艳了平静的乡间。你虽远在长沙北陲,洞庭湖近在咫尺,城里人却逐艳而至、闻香而来。一时间车行如鲫、人流如织,如彩云飘落人间的各色帐篷、悠闲自得的垂钓者、甩着尾巴啃草的牛儿、追逐嬉戏的羊群,随着满地草花“咔嚓咔嚓”纷纷走进镜头,网红打卡点实至名归。

今天,不知是阳光催得急还是自己心太急,我希望你来得早一点,你怀里的草地嫩生生的,紫云英稀稀疏疏,河滩上本该遍地的姹紫嫣红,这会儿,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粉色轻轻飘荡在草绿之中。“咯施粉黛”,我脑海中立马蹦出一个词儿。一河静水带着质感的乳白,和天边浮云浑然一色,不过,那些粉红和油绿,轻轻勾勒出了天地之间的界线。帐篷,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蓝色的;游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早已在我心头荡起涟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牛羊在前,钓者悠然,四下皆欢,我踏足绵软的土壤,细嗅泥香,慢闻花香,渐觉野旷。

一团春意迷离了双眼,妻子双手举起一大把绿中泛出淡白的植物,得意扬扬地朝我走来,引来一片好奇的目光。我大声念道:“多么鲜活的水赋子,藜蒿、荠菜、水芹菜啊!”春风过耳,我依稀听到有应答之声。

迎迓四月

陈爱民

一

所有的光都变得异常狡黠,飘忽不定。天和地,一忽儿对抗,一忽儿媾和。上午的阳光,路线图很清晰,身影婀娜;而下午,雨水却十分懵懂,扯起重重叠叠的幕帐,许多混沌的脸,四处浮动。当然,月亮的皎好也是有的,在蛙鼓的清亮中,慵懒和幽思,摇摇晃晃,渐渐的,就把整个夜晚都漫漶了。

不要紧的,毕竟,有一种灵光在上升,日夜兼程,不可阻挡。所以,明媚是主旋律,欢快的键盘,蹦蹦跳跳,席卷一切沉闷和迟钝。每一条大道和小径,每一条大江和溪流,解放了板结,褪掉了羞怯,步态轻盈起来,且婉转优美。

二

一切都乱了,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想做季节的主人。一切又都没有乱,秩序井然。最大的乱,成为最大的不乱。

桃花李杏花杏花等名角,正萌生着退意,舞台陡然无比空阔,无比细腻。映山红有自己的设计,在大面积歌唱之后,只在山崖的拐角处,闪出几朵笑来。紫云英喜欢铺陈,从山的顶端一路跌撞下来,一沟的梯田,战栗着紫色的幻影。油菜花简直是声嘶力竭了,这里烧一把,那里燃一团,晕眩着所有的注视。野蔷薇倒自由自在,路边开一丛,坡上爬一溜,点点滴滴,款款依依,不打眼,有暗香,正是浅浅的欢喜。苔花呢,在昏见,在墙角,在低处,不急不躁,一粒粒,一点点,细数着自己的幸福。

是的,布谷已咯过血了,声音愈

三

牧童,确实很古典,加上有横笛吹响,村子就憨了,就水墨了,就写意了,有如一个镜头,微微的摇,逐渐被拉向了远方。

肯定,有一串串山歌打起架来;肯定有一把犁,刺痛了土地的欢欣;肯定有一把铁锹,挖开了菜园子更多的幸福。坡上,有许多绕指柔,擒住了茶的舌尖。水田,一手手青秧,坐实了自己的憧憬。那些蚕儿,把声音嚼碎再嚼碎,碎成了梦里的话。每一天,汗水会给父亲洗澡,母亲的双颊,总是飞满新娘子的红云。

请看,孕,从一个动词开始,全力向一个形容词发起冲刺。

如此,找回泥土,找回真实,找回自己,找回每一个具象。我们,全体的我们,向岁月致敬吧,千万不要回头,一回头,那些意味深长,已经是丰姿妖娆。

燕子衔来的春天

范亚湘

一边婉转地鸣叫着……

一大清早,喜鹊就在屋前的树梢上欢快地蹦来蹦去,真像有贵客要来的似的,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晌午的时候,两只燕子在屋前盘旋了几圈,径直飞进了堂屋里,尔后又迅速地飞了出去。等燕子再飞来时,米黄色的小嘴里衔着泥水,在堂屋里绕了几周,便停歇在朝阳的墙角里,锋利的脚爪紧紧地抓住墙壁。先是机灵地晃着小脑袋,漂亮的小眼睛打量了一番,然后将嘴里的泥粘在墙角。一只粘完,似一支离弦的箭“嗖”地飞了出去,另一只接着粘。不一会儿,那一只又衔着泥飞回来,这一只又如同箭一样射出去……

穿梭的燕子鼓动着飘逸的风情,村子里,到处映照着明媚的阳光,炫耀着缤纷的色彩,飞扬着悦耳的风吹皱了平静的河水,小河水绽开着洁白的浪花。沉睡一冬的小草,偷偷地从地里钻了出来,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山岗上,菜地里,小路旁,开满了鲜艳的花朵,姹紫嫣红,芳香扑鼻,吸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

一阵冰凉的风吹过,柔柔的雨飘了下来。那雨忽儿直线滑落,忽儿随风飘洒,留下如丝、如纱、如雾、如烟的情影。飞溅的雨花宛若琴弦上跳动的音符,奏出动人的旋律。细雨飘摇,燕子张着翅膀,如一架小巧的滑翔机,沿着一条神秘的线路轻盈地掠过,村子的上空便出现了无数流动的小点儿。雨雾蒙蒙中,燕子的白肚皮很是打眼,就如浪花般一闪即逝,于是,沉郁的村子便鲜活起来。也许燕子飞累了,也许燕子寂寞了,结伴并排歇在纤细的电线上,叽叽喳喳,时而交颈嬉闹,呢喃细语地交谈着;时而抖擞收腹,高亢嘹亮地唱着歌儿。

雨过后,一切都像刚睡醒的少女,欣欣然张开了眼睛。经过雨水的滋润,葱茏的大地一派生机盎然,嫩蓝嫩蓝的天空清新极了。农民肩扛犁铧,牵着水牛缓缓地走向田野。犁铧翻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泥土味,各色鸟儿在翻过的土地里欢快地觅食。燕子也飞到田野,歌在一旁好奇地看着鸟儿们。忽而,像是陡然忆起了什么,翘着尾巴,将小嘴插进泥里,轻轻衔着一团泥土,展开双翅凌空而去。不时,有胆大的八哥飞到牛背上,一边不停地来回走动,

